

十八 蘇玄瑛

蘇玄瑛，原名馘，字子穀，號曼殊，小字三郎，廣東中山縣人，光緒九年生於日本橫濱。天才清逸，精通英文、法文，深習內典，擅繪事，所爲詩亦超曠絕俗，寄託綿邈，有香草美人之遺意，殆非塵土下士日勞於楮墨間者所能企及者也。

二

曼殊生母若子，不詳其姓，日本人，年十九爲僑日商中山蘇傑生之女僕，傑生見其胸前有紅痣，據相法應生貴子，遂與苟合。既懷孕僞爲辭工而去，別居橫濱，生曼殊，未三月卽辭去不復返矣。傑生因將曼殊託日人河合氏撫養，故終曼殊之身，不知非河合氏所出也。

傑生國內固早娶婦生子矣，既得曼殊，遂並河合氏挈同歸國，時曼殊僅五歲耳。居三載，河合氏不見於蘇婦，乃返日本，曼殊因獨留依父居，蘇婦妬之甚，而蘇氏族入亦以其爲日女，異類以視，羣擯斥之，故曼殊幼時已極人生最悲慘之際遇。

三

曼殊既不容於家族，乃受父命，就學香港，從西班牙羅弼氏，莊湘處士習外交，莊湘愛而勤誨之。學兩載，仍遣歸，蘇婦待之益虐。年十二遂爲沙門，始從慧龍寺主持贊初大師披髮於廣州長壽寺，法名博經，旋入博羅，坐關三月，詣雷峯海雲寺，具足三壇大戒，以師命再返廣州。亡何，乃東渡日本，省母河合氏，居神奈川，始習泰西美術於上野二年，習政治，法律於早稻田三年，皆無成。清廷使臣汪大燮見而奇之，復憫其遇，乃資助習陸軍八閱月，卒不屑竟其所學。

故師莊湘資助遊暹羅，從喬愚磨長老究心梵章二年，因著「梵文典」八卷，遂

盡通梵漢及歐羅巴典籍。嘗謂：「世界文字簡麗相俱者，莫若梵文，而梵文典籍閱雅，莫若摩訶婆羅多，羅摩衍那二章，爲長篇敘事詩，雖吾國之孔雀東南飛，北征，南山諸什亦不足比其閎美也。」

四

未幾，至上海，從陳獨秀，章太炎，行嚴遊，爲國民日報社翻譯法人囂俄書，名曰：「慘世界」，獨秀爲之潤色。蓋曼殊雖博學，而初不工於詞藻，造句多乖律令，獨秀，太炎勤勤啓迪，不啻師之於弟。而亦時從學詩，於是曼殊文學之天才，始濬發無餘矣。在此數年中，亦時與文士劉師培，柳亞子，及革命黨人汪精衛、葉楚傖、戴天仇、邵元冲、田梓琴等相往還。

旋赴蘇州，任吳中公學教習，繼渡湘，登衡岳，以弔三閩大夫。主實業，崇正，明德，經正各校講席，授課以外，輒終日杜門靜坐。忽一日，手筇杖，著僧服而出，謂遊衡山，則飄然去矣。重遊暹羅，主講盤谷青年學會，遂撰「法顯佛國記」

，「惠生使西域記」兩書。乙巳赴南京，時池縣楊仁山方創設「祇垣精舍」，延曼殊爲講師，則大喜過望。不久發嘔血疾再東歸省母，餘時輒嘯傲山林，一日夜月泛舟中禪寺湖，歌哭拜倫哀希臘篇，歌音與流水相應，不絕如縷，蓋哀中國之不振，而以拜倫身世自況也。

五

曼殊嘗與黃侃同譯拜倫詩，而意趣所寄，尤在哀希臘，去國行各篇，並經太炎潤刪以成篇章。又嘗譯英人師梨去燕篇，皆以五言出之，辭尙典則，彷彿晉宋，願好故作虛神，實乏遠味，且多淫麗之詞，所謂雋人之作，而非大家。

集中有題拜倫，師梨兩絕句云：「秋風海上已黃昏，獨向遺篇弔拜倫！詞客飄蓬君與我，可能異域爲招魂？誰贈師梨一曲歌？可憐心事正蹉跎！琅玕欲報從何報，夢裏依稀認淚波！」嘗謂：「拜倫猶中土之李白，天才也。師梨猶中土之李賀，鬼才也。」旋任譯學會譯師，又嘗助劉師培辦「天義報」，倡無政府主義，譯刊拜

倫詩選，復爲「廣潮音」一書，又撰「文學因緣」，但亦僅成其半耳。

六

南遊星加坡，遇故師莊湘處士，及其女雪鴻於舟次。初莊湘欲以雪鴻妻曼殊，答曰：「吾證法身久，辱命如何？」顧猶時以文字寄情欸耳。據「斷鴻零雁記」所載之靜子，亦與有攸久之情愛。相傳曼殊雖好狎昵女色，而不及於亂，殆多情而不好色，林琴南之流亞耶？

詩中無題，本事，寄懷諸什，纏綿悱惻，其佳者可溯晚唐，如：「玉砌孤行夜有聲，美人眼淚尙分明。莫愁此夕情何限，指點荒烟鎖石城。禪心一任蛾眉妬，佛說原來怨是親。雨笠烟簑歸去也，與人無愛亦無嗔。碧玉莫愁身世賤，同鄉仙子獨銷魂，袈裟點點疑櫻瓣，半是胭脂半淚痕。」皆哀艷欲絕之句。惟少年和尙袈裟上有胭脂痕，不亦太風騷耶？

七

民國建元，航海來歸。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，初亡命日本，與有雅契，及是建都金陵，一般革命份子，皆乘時得位，爭欲致曼殊，曼殊曰：「山僧日醉卓氏爐前，則亦已耳，何遂要山僧坐綠呢大轎，與紅鬚碧眼兒爲伍耶？明末童謠 曰：「職官賤如狗，都督滿街走。」不圖今日滬上所見亦復如是！南雷有言：「人而不甘寂寞，何事不可爲！」「籠雞有食湯刀近，野鶴無糧天地寬。」堪爲今日名士痛下鍼砭耳。」

亡何，章太炎持節爲東三省籌邊使，意氣洋洋，甚自得也！曼殊則語人曰：「此公興致不淺，知不慧進言之會未至，不欲見之矣。」太炎聞而不怪，且稱之曰：「廣東之士，儒有簡朝亮，佛有蘇玄瑛，可謂厲高節，抗浮雲者矣，若夫黃節之徒，亦其次也。」

八

曼殊工愁多病，願健飲啖，日食摩爾登糖三袋，謂茶花女酷嗜此物，又嘗一日

飲冰五六斤，比晚不能動，人以爲死，驗之猶有氣，明日復飲如故，以是得腹疾。曾於市間遇美利堅肥女重四百磅，脰大如汲水甕，曼殊顧而謂曰：『求耦耶？安得肥如君等者？』女曰：『吾固欲瘦人！』曼殊曰：『吾體瘦，爲君耦，何如？』其
他行逕，往往類此。

一生孤標自賞，不儕流俗，不合污世，而遭逢際遇，則有難言之隱。所爲詩，七絕特多，小札亦清新可誦。以民國七年五月二日，病歿上海，年三十有五。其友汪精衛爲營葬於杭州西子湖畔，既歿之十年，吳江柳亞子始搜其遺著，旁採博證，以成全集，於是曼殊詩文詞乃得大白於後世矣。